十誦律/卷第 43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目錄

十誦律

◀上一卷

卷第四十三

下一卷▶

十誦律卷第四十三(第七誦之二)

後秦北印度三藏弗若多羅共羅什譯

尼律第二(十七僧殘中不共戒有十之餘)

◎佛在舍衛國。爾時波斯匿王有千鬪將，半剎利種、半婆羅門種，一部名伊舍羅、一部名達多摩那。波斯匿王有小國反叛，約勅千鬪將令往伐之。即往伐，破還，白王言：「我等得勝，願王常勝。」王聞心歡喜悅：「汝欲何願？我當與汝。」鬪將白言：「我婦有罪，不隨我意，聽六日與死飲，至七日以牛舌刀破裂其身。」王言：「與汝此願。」爾時一剎利將婦不隨夫意，欲六日與死飲，至七日以牛舌刀裂破其身。是婦多有親里力勢來遮，不聽與死飲。諸鬪將法，一人有事餘者盡助，剎利眾集已，強與死飲。待至七日以牛舌刀，裂破其身作兩分。時有比丘尼名斯那，是摩那居士女，常是家出入。早起著衣入是家，見諸剎利婦澡浴莊嚴、身著好衣服瓔珞，是剎利婦獨著垢衣、不莊嚴身、愁憂而坐。比丘尼問言：「餘婦皆著莊嚴好衣，汝何故獨著垢衣，又不莊嚴愁憂而坐？」答言：「汝不聞邪？」問言：「何等？」答言：「我不隨夫意，今受六日死飲，至七日當以牛舌刀裂破我身作兩分。汝能將我去不？我去誰當覺者？」答言：「能。」比丘尼即袈裟覆此婦，將走詣尼僧坊中與出家。後日諸剎利眾集，以牛舌刀欲殺，眾人言：「

喚此婦來！」即入舍覓不見，求覓不得。剎利眾言：「誰常出入是家？」答言：「有斯那比丘尼，常出入我家，或能將去。」剎利眾即往圍遶王園比丘尼僧坊。剎利婦出家未久，諸比丘尼欲遮剎利眾。是眾中有年少剎利，不知罪福，作是言：「一切比丘尼，皆應以牛舌刀破裂作兩分。」中有長老剎利言：「比丘尼是王所守護，我等不宜橫作惡事，或能不可。汝等小待，我先白王，王有所勅當隨王教。」諸比丘尼即詣末利夫人廣說上事，夫人即向王說。王先知故於殿上坐，諸剎利往詣王所拜言：「大王常勝。」王言：「我先與汝願，汝今當與我願。」剎利眾言：「隨大王所願當與。」王言：「是剎利婦今已出家，便是更生，非剎利婦。」剎利眾言：「今隨王意，當放去。」王即遣使語比丘尼：「諸善女！是事不是，汝等知是賊女應死，知王不聽、剎利不聽，如是女人不應與出家，諸剎利若破汝等作兩分者，我當云何？佛聞是事必當與汝等結戒，若比丘尼知是賊女決斷墮死，眾人皆知，王及剎利不聽，不得度作弟子。」是中有比丘尼，少欲知足行頭陀，聞是事心不喜，向佛廣說。佛以是事集二部僧，知而故問斯那比丘尼：「汝實作是事不？」答言：「實作。世尊！」佛以種種因緣呵責言：「云何名比丘尼，知賊女決斷墮死，度作弟子？」種種因緣呵已，語諸比丘：「以十利故與比丘尼結戒。從今是戒應如是說：若比丘尼知賊女決斷墮死，眾人皆知，王及剎利眾不聽，度作弟子，是法初犯僧伽婆尸沙可悔過。」

知者，若自知、若從他聞、若賊女自說。

賊者，有二種：一者偷奪財物，二者偷身。

墮死者，作罪應死。

眾人知者，多人所知見聞。

不聽者，王不聽活。

剎利眾不聽者，二部不聽活。

僧伽婆尸沙者，是罪屬僧，僧中有殘，因僧前悔過除滅，是名僧伽婆尸沙。

是中犯者，若和上尼知、阿闍梨尼知、比丘尼僧知，和上尼犯僧伽婆尸沙；阿闍梨尼，偷蘭遮；僧犯突吉羅。若和上尼知、阿闍梨尼知、僧不知，和上尼犯僧伽婆尸沙；阿闍

梨尼，偷蘭遮；僧不犯。和上尼知、阿闍梨尼不知、僧不知，和上尼犯僧伽婆尸沙；阿闍梨尼及僧不犯。若都不知都，不犯。(第八事竟)

佛在俱舍彌國。爾時長老車匿母作比丘尼，名憂婆和。妹作比丘尼，名闡提。闡提為人惡性，作不善行，常惱諸比丘尼。諸比丘尼欲為闡提作擯羯磨，是憂婆和是眾僧斷事人，於僧中遮不得作羯磨。有時憂婆和餘行不在，諸比丘尼言：「我等今與闡提比丘尼作擯羯磨。」有比丘尼言：「憂婆和或能中間遮。」更有比丘尼言：「憂婆和已餘處去，多知識，卒未得還。」諸比丘尼即打揵搥集尼僧，與闡提作擯羯磨。明日眾人聞闡提比丘尼被擯，憂婆和比丘尼還到其妹所，共相問訊。闡提言：「莫共我語。」問言：「何故？」答言：「諸比丘尼羯磨擯我。」憂婆和念言：「是事不是，我作僧斷事人不在便強作擯，今我不能問諸比丘尼不取欲，出界外當與解擯。」時憂婆和不問諸比丘尼不取欲，即出界外為闡提解擯。是中有比丘尼，少欲知足行頭陀，聞是事心不喜，種種因緣呵責：「云何名比丘尼，知尼僧如法和合作羯磨擯比丘尼，不問比丘尼僧，不取諸比丘尼欲，出界外與他解擯？」種種因緣呵已，向佛廣說。佛以是事集二部僧，知而故問憂婆和比丘尼：「汝實作是事不？」答言：「實作。世尊！」佛以種種因緣呵責：「云何名比丘尼，知比丘尼僧如法作擯，不問比丘尼僧，亦不取欲，出界外與比丘尼解擯？」種種因緣呵已，語諸比丘：「以十利故與比丘尼結戒。從今是戒應如是說：若比丘尼，知比丘尼一心和合僧作不見擯，不問比丘尼僧，亦不取欲，出界外與他解擯，是法初犯僧伽婆尸沙可悔過。」

知者，若自知、若從他聞、若彼自說。

如法者，如法、如毘尼、如佛教擯。

不問比丘尼僧者，不以是事白比丘尼僧。

不取欲者，乃至不取四人欲。

出界外者，眾僧籬外、壁外、障外。

解擯者，若自解、若使他令解。

僧伽婆尸沙者，是罪屬僧，僧中有殘，因僧前悔過除滅，是名僧伽婆尸沙。

是中犯者，若和上尼知、作羯磨人知、僧知，和上尼犯僧伽婆尸沙，羯磨人犯偷蘭遮，僧犯突吉羅。若和上尼知、羯磨人知，僧不知，和上尼犯僧伽婆尸沙，羯磨人犯偷蘭遮，僧不犯。若和上尼知，羯磨人不知、僧不知，和上尼犯僧伽婆尸沙，羯磨人及僧不犯。若一切不知，不犯。(第九事竟)

佛在舍衛國。爾時有比丘尼名曰迦羅，本是外道，喜鬪諍相言。是比丘尼，共餘比丘尼鬪諍時，作是言：「我捨佛、捨法、捨僧、捨戒。非但沙門釋子知道，更有餘沙門、婆羅門有慚愧善好樂持戒，我當從彼修梵行。」是中有比丘尼，少欲知足行頭陀，聞是事心不喜，種種因緣呵責言：「云何名比丘，尼鬪諍時作是言：『我捨佛、捨法、捨僧、捨戒。非但沙門釋子知道，更有餘沙門、婆羅門有慚愧善好樂持戒，我當從彼修梵行。』」種種因緣呵已，向佛廣說。佛以是事集二部僧，知而故問迦羅比丘尼：「汝實作是事不？」答言：「實作。世尊！」佛以種種因緣呵責言：「云何名比丘尼，共鬪諍時作是言：『我捨佛、捨法、捨僧、捨戒。不但沙門釋子知道，更有餘沙門、婆羅門有慚愧善好樂持戒，我當從彼修梵行。』」種種因緣呵已，語諸比丘：「以十利故與比丘尼結戒。從今是戒應如是說：若比丘尼共比丘尼鬪諍時，作是言：『我捨佛、捨法、捨僧、捨戒。非但沙門釋子知道，更有餘沙門、婆羅門有慚愧善好樂持戒者，我當從彼修梵行。』諸比丘尼應諫是比丘尼言：『汝莫共諸比丘尼鬪諍時作是言：「我捨佛、捨法、捨僧、捨戒。非但沙門釋子知道，更有餘沙門、婆羅門有慚愧善好樂持戒者，我當從彼修梵行。」汝應佛法中樂修梵行，當捨離自不樂心。』是比丘尼，諸比丘尼如是諫時，堅持是事不捨者，諸比丘尼應第二、第三諫令捨是事。若是比丘尼，第二、第三諫時捨者善。若不捨者，是法乃至三諫，僧伽婆尸沙可悔過。」

僧伽婆尸沙者，是罪屬僧，僧中有殘，因僧前悔過除滅，是名僧伽婆尸沙。

是中犯者，若比丘尼言：「我捨佛。」偷蘭遮。若言：「捨法。」偷蘭遮。若言：「捨僧。」偷蘭遮。若言：「捨戒。」皆偷蘭遮。若言：「非但沙門釋子知道，更有餘沙門、婆羅門有慚愧善好樂持戒，我當從彼修梵行。」呵眾僧故，得波逸提。諸比丘尼先應軟語約勅，爾時捨者，應教四偷蘭遮、一波逸提悔過出罪。若軟語不捨者，應白四羯磨約勅。約勅法者，僧一心和合，一比丘尼應唱言：「大德尼僧聽！是迦羅比丘尼，先是外道，今共諸比丘尼鬪諍時作如是言：『我捨佛、捨法、捨僧、捨戒。非但沙門釋子知道，更有餘沙門、婆羅門有慚愧善好樂持戒，我當從彼修梵行。』已軟語約勅，不捨惡邪。若僧時到僧忍聽，今僧約勅迦羅比丘尼：『汝莫共諸比丘尼鬪諍時作是言：「我捨佛、

捨法、捨僧、捨戒。非但沙門釋子知道，更有餘沙門、婆羅門有慚愧善好樂持戒，我當從彼修梵行。」』是名白。」如是白四羯磨。「僧約勅某甲比丘尼竟，僧忍，默然故，是事如是持！」如佛先說，是比丘尼，諸比丘尼應約勅，乃至三諫令捨是事者，是名為約勅、是名為教、是名約勅教。若軟語約勅不捨者未犯。初說說未竟說竟、第二說說未竟說竟、第三說說未竟、非法別眾、非法和合眾、似法別眾、似法和合眾、如法別眾、異法異律異佛教，若約勅不捨者未犯。若如法、如律、如佛教，三約勅不捨者，是比丘尼犯僧伽婆尸沙。(第十四事竟)

佛在舍衛國。爾時迦羅比丘尼喜鬪諍相言，時作是言：「諸比丘尼僧，隨愛行、隨瞋行、隨怖行、隨癡行。」是中有比丘尼，少欲知足行頭陀，聞是事心不喜，種種因緣呵責言：「云何名比丘尼，共鬪諍時作是言：『諸比丘尼僧，隨愛行、隨瞋行、隨怖行、隨癡行。』」種種因緣呵已，向佛廣說。佛以是事集二部僧，知而故問迦羅比丘尼言：「汝實作是事不？」答言：「實作。世尊！」佛以種種因緣呵責言：「云何名比丘尼，共鬪諍時作是言：『諸比丘尼僧。隨愛行、隨瞋行、隨怖行、隨癡行。』」種種因緣呵責已，語諸比丘：「以十利故與諸比丘尼結戒。從今是戒應如是說：若比丘尼，共比丘尼鬪諍時，作是言：『比丘尼僧，隨愛行、隨瞋行、隨怖行、隨癡行。』是比丘尼，諸比丘尼應如是諫：『汝莫共諸比丘尼鬪諍時作是言：「比丘尼僧，隨愛行、隨瞋行、隨怖行、隨癡行。」何以故？比丘尼僧，不隨愛行、不隨瞋行、不隨怖行、不隨癡行。汝比丘尼，捨是隨愛語、隨瞋語、隨怖語、隨癡語。』是比丘尼，諸比丘尼如是諫時，堅持是事不捨者，諸比丘尼應第二、第三諫令捨是事。若第二、第三諫時，捨是事者善。若不捨者，是比丘尼，乃至三練僧伽婆尸沙可悔過。」

僧伽婆尸沙者，是罪屬僧，僧中有殘，因僧前悔過除滅，是名僧伽婆尸沙。

是中犯者，若比丘尼作是言：「比丘尼僧，隨愛行。」偷蘭遮。「隨瞋行」，偷蘭遮。「隨怖行」，偷蘭遮。「隨癡行」，偷蘭遮。諸比丘尼先應軟語約勅，爾時捨者，應教作四偷蘭遮悔過出罪。若軟語不捨者，應白四羯磨約勅。約勅法者，一心和合僧，一比丘尼應僧中唱言：「大德尼僧聽！迦羅比丘尼，先是外道，今共諸比丘尼鬪諍時作是言：『諸比丘尼，隨愛行、隨瞋行、隨怖行、隨癡行。』已軟語約勅不捨。若僧時到僧忍聽，今僧約勅迦羅比丘尼：『汝莫共諸比丘尼鬪諍時作是言：「諸比丘尼，隨愛行、隨瞋行、隨怖行、隨癡行。」是名白。』」如是白四羯磨。「僧約勅迦羅比丘尼竟，僧忍，默然故，是事如是持！」如佛先說，是比丘尼，諸比丘尼應約勅，乃至三諫令捨是事者，是名為約勅，是名為教，是名為約勅教。若軟語約勅不捨者，未犯。初說說未竟說竟、第

二說說未竟說竟、第三說說未竟、非法別眾、非法和合眾、似法別眾、似法和合眾、如法別眾、異法異律異佛教，若約勅不捨者，未犯。若如法、如毘尼、如佛教，三約勅不捨者，是比丘尼犯僧伽婆尸沙。(第十五事竟)

佛在舍衛國。爾時有二比丘尼：一名達摩，二名曇彌，同心共作惡業，有惡名聲，常惱比丘尼僧，互相覆罪。是中有比丘尼，少欲知足行頭陀，聞是事心不喜，種種因緣呵責言：「云何名比丘尼，同心共作惡業，有惡名聲，常惱比丘尼僧，互相覆罪？」種種因緣呵已，向佛廣說。佛以是事集二部僧，知而故問達摩曇彌比丘尼：「汝實作是事不？」答言：「實作。世尊！」佛以種種因緣呵責：「云何名比丘尼，同心共作惡業，有惡名聲，常惱比丘尼僧，互相覆罪？」種種因緣呵已，語諸比丘：「以十利故與比丘尼結戒。從今是戒應如是說：若二比丘尼，同心共作惡業，有惡名聲，常惱比丘尼僧，互相覆罪。是二比丘尼，諸比丘尼應如是諫：『汝等莫共同心，共作惡業，有惡名聲，常惱比丘尼僧，互相覆罪。汝等各遠離行，若汝等遠離行者，佛法得增長，汝等捨是隨順惡行。』諸比丘尼如是諫時，是二比丘尼堅持是事不捨者，諸比丘尼應第二、第三諫令捨是事。第二、第三諫時捨者善。若不捨者，是法乃至三諫，僧伽婆尸沙可悔過。」

二比丘尼作惡業者，作惡邪事身口惡業。

有惡名聲者，四方聞知。

惱比丘尼僧者，乃至惱四比丘尼。

互相覆罪者，共作不清淨事，各相覆藏不令人知。

僧伽婆尸沙者，是罪屬僧，僧中有殘，因僧前悔過除滅，是名僧伽婆尸沙。

是中犯者，若二比丘尼同心共作不善因緣，偷蘭遮。有惡名聲，偷蘭遮。惱比丘尼僧，偷蘭遮。互相覆罪，偷蘭遮。諸比丘尼先應軟語教捨是事。若捨者，應教作四偷蘭遮悔過出罪。若軟語不捨者，應白四羯磨約勅。羯磨法者，一心和合僧，一比丘尼僧中唱言：「大德尼僧聽！是二比丘尼達摩曇彌，同心作惡業，有惡名聲，常惱眾僧，互相覆罪，已軟語約勅不捨。若僧時到僧忍聽，今僧約勅是二比丘尼：『汝等莫同心作惡業，有惡名聲，常惱比丘尼僧，互相覆罪。』是名白。」如是白四羯磨。「僧約勅竟，僧忍，默然故，是事如是持！」如佛先說，是比丘尼，諸比丘尼應約勅，乃至三諫令捨是事者，

是名為約勅，是名為教，是名約勅教。若軟語約勅不捨者，未犯。初說說未竟說竟、第二說說未竟說竟、第三說說未竟、非法別眾、非法和合眾、似法別眾、似法和合眾、如法別眾、異法異律異佛教，若約勅不捨者，未犯。若如法、如毘尼、如佛教，三約勅不捨者，是比丘尼僧伽婆尸沙。(第十六事竟)

佛在王舍城。爾時助調達諸比丘尼，往語達摩、曇彌二比丘尼，作是言：「汝等莫別離行，當同心行。若汝等別離行者不得增長，同心行者便得增長。比丘尼僧中亦有如汝等者，僧以瞋故，教汝別離行。」是中有比丘尼，少欲知足行頭陀，聞是事心不喜，種種因緣呵責言：「云何名比丘尼，往語達摩曇彌比丘尼言：『汝等莫別離行，當同心行。若別離行者不得增長，同心行者便得增長。比丘尼僧中亦有如汝等者，僧以瞋故，教汝別離行。』」種種因緣呵已，向佛廣說。佛以是事集二部僧，知而故問助調達比丘尼：「汝實作是事不？」答言：「實作。世尊！」佛以種種因緣呵責言：「云何名比丘尼，往語達摩曇彌比丘尼言：『汝等莫別離行，當同心行。若別離行者不得增長，同心行者便得增長。比丘尼僧中亦有如汝等者，僧以瞋故，教汝別離行。』」種種因緣呵責已，語諸比丘：「以十利故與比丘尼結戒。從今是戒應如是說：若比丘尼教二比丘尼言：『汝等莫別離行，當同心行。別離行者不得增長，同心行者便得增長。比丘尼僧中亦有如汝等者，僧以瞋故，教汝別離行。』諸比丘尼，應如是諫是比丘尼：『汝莫教是二比丘尼作是言：「汝等莫別離行，當同心行。別離行者不得增長，同心行者便得增長。比丘尼僧中亦有如汝等者，僧以瞋故，教汝別離行。」汝當捨是勸邪行事。』諸比丘尼如是諫時，是比丘尼堅持是事不捨者，諸比丘尼應第二、第三諫令捨是事。第二、第三諫時捨者善。若不捨者，是法乃至三諫，僧伽婆尸沙。可悔過。」

僧伽婆尸沙者，是罪屬僧，僧中有殘，因僧前悔過除滅，是名僧伽婆尸沙。

是中犯者，若比丘尼勸二比丘尼言：「汝等莫別離行。」偷蘭遮。「當同心行」，偷蘭遮。若言：「別離行者不得增長」，偷蘭遮。「同心行者便得增長」，偷蘭遮。若言：「比丘尼僧中亦有如汝等者，僧瞋故教汝別離行。」呵責比丘尼僧故，波逸提。諸比丘尼先應軟語教捨者，應教作四偷蘭遮、一波逸提悔過出罪。若軟語不捨者，應白四羯磨約勅。羯磨法者，一心和合僧，一比丘尼僧中唱言：「大德尼僧聽！是某甲比丘尼，教某甲二比丘尼，作是言：『汝等莫別離行，當同心行。別離行者不得增長，同心行者便得增長。比丘尼僧中亦有如汝等者，但僧瞋故，教汝別離行。』已軟語約勅不捨。若僧時到僧忍聽，今僧約勅某甲比丘尼：『汝莫教某甲二比丘尼作是言：「汝莫別離行，當同心行。別離行者不得增長，同心行者便得增長。僧中亦有如汝等者，僧以瞋故，教汝

別離行。」汝當捨是勸邪行事。』是名白。」如是白四羯磨。「僧與某甲比丘尼約勅竟，僧忍，默然故，是事如是持！」如佛先說，是比丘尼，諸比丘尼乃至三諫令捨是事者，是名為約勅，是名為教，是名約勅教。若軟語約勅不捨者，未犯。初說說未竟說竟、第二說說未竟說竟、第三說說未竟、非法別眾、非法和合眾、似法別眾、似法和合眾、如法別眾、異法異律異佛教，若約勅不捨者，未犯。若如法、如律、如佛教，三約勅不捨者，是比丘犯僧伽婆尸沙。(第十七事竟)

◎

◎尼三十捨墮法第三(此中十九同故不出，餘不同者具出之)

佛在王舍城。爾時有助調達比丘尼，多畜鉢，破壞不用。是中有比丘尼，少欲知足行頭陀，聞是事心不喜，種種因緣呵責言：「云何名比丘尼，多畜鉢，破壞不用？」種種因緣呵已，向佛廣說。佛以是事集二部僧，知而故問助調達比丘尼：「汝實作是事不？」答言：「實作。世尊！」佛以種種因緣呵責言：「云何名比丘尼，多畜鉢，破壞不用？」種種因緣呵責已，語諸比丘：「以十利故與比丘尼結戒。從今是戒應如是說：若比丘尼畜長鉢乃至一夜，過是畜者，尼薩耆波逸提。」

一夜者，從日沒至地未了，是中間名一夜。

鉢者，有三種：上、中、下。上鉢者，受三鉢他飯、一鉢他羹、餘可食物半羹，是名為上鉢。下鉢者，受一鉢他飯、半鉢他羹、餘可食物半羹，是名下鉢。上下中間，是名中鉢。若過上減下不名鉢。

尼薩耆波逸提者，是鉢應捨，波逸提罪應悔過。

是中犯者，若比丘尼畜長鉢過一夜者，尼薩耆波逸提。(第十九事竟。前注既云同故不出，此同比丘何獨重出？此但一夜，彼過十日耳。)

佛在舍衛國。爾時有善比丘尼是舊，助調達比丘尼是客，是住處得布施衣，安居僧應分。舊比丘尼言：「是夏末後月，是住處受迦絺那衣，此是時衣，安居僧應分。」助調達比丘尼言：「汝等不善知，雖夏末月受迦絺那衣，此是非時衣，現前僧應分。」爾時助調達比丘尼，時衣作非時衣分。是中有比丘尼，少欲知足行頭陀，聞是事心不喜，種種因緣呵責言：「云何名比丘尼，時衣作非時衣分？」種種因緣呵已，向佛廣說。佛以是事

集二部僧，知而故問助調達比丘尼：「汝實作是事不？」答言：「實作。世尊！」佛以種種因緣呵責言：「云何名比丘尼，時衣作非時衣分？」種種因緣呵已，語諸比丘：「以十利故與比丘尼結戒。從今是戒應如是說：若比丘尼時衣作非時衣分，尼薩耆波逸提。」

尼薩耆波逸提者，是衣應捨，波逸提罪應悔過。

是中犯者，若比丘尼時衣作非時衣分者，隨分時隨得爾所尼薩耆波逸提。(第二十事竟)

佛在王舍城。爾時助調達比丘尼是舊，有善比丘尼是客。是中僧得布施衣，現前僧應分。客比丘尼言：「此非夏末月，是住處不受迦絺那衣，是衣應現前僧分。」助調達比丘尼言：「雖非夏末月不受迦絺那衣，然此是時衣，此安居僧應分。」爾時助調達比丘尼，非時衣作時衣分。是中有比丘尼，少欲知足行頭陀，聞是事心不喜，種種因緣呵責言：「云何名比丘尼，非時衣作時衣分？」種種因緣呵責已，向佛廣說。佛以是事集二部僧，知而故問助調達比丘尼：「汝實作是事不？」答言：「實作。世尊！」佛以種種因緣呵責：「云何名比丘尼，非時衣作時衣分？」種種因緣呵已，語諸比丘：「以十利故與比丘尼結戒。從今是戒應如是說：若比丘尼非時衣作時衣分，尼薩耆波逸提。」

尼薩耆波逸提者，是衣應捨，波逸提罪應悔過。

是中犯者，若比丘尼，非時衣作時衣分，尼薩耆波逸提。隨分時，隨得爾所尼薩耆波逸提。(第二十一事竟)

佛在舍衛國。爾時偷蘭難陀比丘尼，有弟子名施越沙，善好有功德。偷蘭難陀與是弟子一割截衣，著詣祇洹。是比丘尼與跋難陀知舊相識，跋難陀見是比丘尼來，於是衣中心生貪著。是比丘尼頭面禮足一面坐，跋難陀言：「善女！汝衣好可愛。」比丘尼言：「實好。」跋難陀言：「可以施我。」比丘尼言：「我不得與。」跋難陀言：「我當以衣與汝貿。」比丘尼言：「不能。」跋難陀是大法師，辯才能善說法，即為說種種微妙法，令比丘尼生歡喜心，持割截衣與跋難陀，跋難陀即與一可可衣。比丘尼著是衣，入比丘尼精舍，和上尼問言：「汝衣所在？」答言：「與他貿易。」「為與誰貿？」答言：「與跋難陀。」和上尼言：「跋難陀欺誑誘汝。」弟子言：「若誑若誘已與貿竟。」和上尼言：「是衣價大，汝今所著者價直甚少。」弟子言：「大價小價我以貿竟。」和上尼言：「可還取來，若不得者終身驅汝出。」是弟子畏盡形驅出故，即往索衣言：「本衣

還我，我還汝衣。」跋難陀言：「我已貿竟，不還汝衣。」施越沙言：「汝誑我誘我。」答言：「若誑若誘我已貿竟，終不相還。」施越沙言：「若不還我割截衣者，和上尼盡形驅我。」答言：「若驅以不驅我已貿竟。」是中有比丘尼，少欲知足行頭陀，聞是事心不喜，呵責施越沙言：「云何名比丘尼，與比丘貿衣，還悔言：『我還汝衣，汝還我衣。』」種種因緣呵已向佛廣說。佛以是事集二部僧，知而故問施越沙比丘尼：「汝實作是事不？」答言：「實作。世尊！」佛以種種因緣呵責言：「云何名比丘尼，與比丘貿衣，還悔言：『我還汝衣，汝還我衣。』」種種因緣呵已，語諸比丘：「以十利故與比丘尼結戒。從今是戒應如是說：若比丘尼與比丘貿衣，後到比丘所作是言：『我還汝衣，汝還我衣。』尼薩耆波逸提。」

尼薩耆波逸提者，是衣應捨，波逸提罪應悔過。

是中犯者，若比丘尼與比丘貿衣，後到比丘所作是言：「我還汝衣，汝還我衣。」尼薩耆波逸提。若比丘尼後到比丘所言：「汝衣還屬汝，我衣雖非我許，但與我來。」突吉羅。(第二十二事竟)

佛在舍衛國。爾時眾多居士、居士婦，為偷蘭難陀比丘尼故，各各辦衣價作是言：「我等以是衣價，買如是如是衣，與偷蘭難陀。」偷蘭難陀聞已問諸居士：「實爾不？」答言：「實爾。」問言：「是衣何似？」答言：「如是，如是。」比丘尼言：「善好！我等比丘尼貧窮，汝等不能常有施心，若不能得各各辦者，可共作如是如是一衣與我。」諸居士言：「爾。」諸居士先所辦衣價，更出再三倍價買衣。與比丘尼竟，瞋呵責言：「諸比丘尼不知時、不知量。若施者不知量，受者應知量。我等先所辦物，更再三倍出，我等不是失利，供養是難滿難養無厭足人。」是中有比丘尼，少欲知足行頭陀，聞是事心不喜，向佛廣說。佛以是事集二部僧，知而故問偷蘭難陀比丘尼：「汝實作是事不？」答言：「實作。世尊！」佛以種種因緣呵責：「云何名比丘尼，眾多非親里居士、居士婦作同意？」種種因緣呵已，語諸比丘：「以十利故與比丘尼結戒。從今是戒應如是說：若為比丘尼故，眾多非親里居士、居士婦各各辦衣價，作是言：『我等持是衣價，各各買如是如是衣，與某甲比丘尼。』是比丘尼先不請，後到眾多居士、居士婦所，作是言：『汝等以是衣價，共買如是如是一衣與我，為好故。』是比丘尼得衣者，尼薩耆波夜提。」

為比丘尼者，為偷蘭難陀。

非親里者，親里名父母、兄弟，乃至七世因緣，除是名非親里。

居士、居士婦者，白衣男名居士，白衣女名居士婦。

衣者，白麻衣、赤麻衣、芻麻衣、翅夷羅衣、欽婆羅衣、劫貝衣、憍施耶衣。

衣價者，金銀、車璩、馬瑙乃至米穀。

如是如是衣者，如是價、如是色、如是量。

與某甲比丘尼者，與偷蘭難陀。

先不請者，眾多居士、居士婦，先不言：「汝有所須來至我家取。」

同心者，信是居士隨我所索不瞋故。

眾多居士共買如是如是一衣與我為好者，難滿難養無厭足故。若得是衣，尼薩耆波夜提。

尼薩耆波夜提者，是衣應捨，波夜提罪應悔過。

是中犯者，有三種：價、色、量。價者，若比丘尼到眾多居士所言：「汝等共買一錢直衣與我。」若得衣者，三種犯尼薩耆波夜提。三種者，若言：「與我一錢直衣。」若言：「眾共合。」若言：「合買一衣。」若不得，突吉羅。若言：「二錢、三錢乃至百錢直。」得衣者，三種犯尼薩耆波夜提。三種者，若言：「百錢直。」若言：「眾共合。」若言：「共買一衣。」不得者，突吉羅。是名價。色者，若比丘尼語居士言：「與我青衣。」得者，三種犯尼薩耆波夜提。三種者，若言：「青。」若言：「眾共合，若共買一衣。」不得者，突吉羅。黃、赤、白、黑、赤麻、白麻、芻麻、翅夷羅憍施耶衣、欽婆羅劫貝衣。得衣者，三種犯尼薩耆波夜提。三種者，若言：「劫貝。」若言：「眾共合。」若言：「共買一衣。」不得者，突吉羅。是名色。量者，若比丘尼言：「與我四肘衣。」得衣者，三種犯尼薩耆波夜提。三種者，若言：「與我四肘衣。」若言：「眾共合。」若言：「共買一衣。」不得者，突吉羅。若言：「五肘六肘乃至十八肘衣。」得衣者，三種犯尼薩耆波夜提。三種者，若言：「十八肘。」若言：「眾共合。」若言：「共買一衣。」不得者，突吉羅。若比丘丘尼，乞異衣得異衣、若乞青衣得黃，突吉羅。若乞

青得赤、白、黑、白麻、赤麻、芻麻衣翅夷羅衣憍施耶衣、欽婆羅衣劫貝衣，皆突吉羅。如是等索異得異者，突吉羅。

若從親里索、若自恣請、若不索自與，不犯。(第二十三事竟)

佛在王舍城。爾時助調達比丘尼，自為身故乞金銀。諸居士問言：「汝出家人用金銀為？汝比丘尼法，政應乞羹飯、燈燭、薪草。」諸比丘尼言：「汝等居士無所知，若乞飲食、燈燭、薪草者，乞名雖多所得利少。若乞金銀者，乞名少所得利多。」諸居士瞋呵責言：「諸比丘尼自言：『善好有功德。』自為乞金銀，如王夫人、大臣婦。」是中有比丘尼，少欲知足行頭陀，聞是事心不喜，種種因緣呵責言：「云何名比丘尼，從居士自為乞金銀？」種種因緣呵已，向佛廣說。佛以是事集二部僧，知而故問助調達比丘尼言：「汝實作是事不？」答言：「實作。世尊！」佛以種種因緣呵責言：「云何名比丘尼，自為身乞金銀？」種種因緣呵已，語諸比丘：「以十利故與比丘尼結戒。從今是戒應如是說：若比丘尼自為身乞金銀者，尼薩耆波夜提。」

尼薩耆波夜提者，是金銀應捨，波夜提罪應悔過。

是中犯者，若比丘尼自為乞金銀，得尼薩耆波夜提。隨乞，隨得爾所尼薩耆波夜提。若為佛圖乞、若為僧乞、若不乞自與，不犯。(第二十四事竟)

佛在舍衛國。爾時有比丘尼名施越，多知多識，能多得酥、油、蜜、石蜜。有一估客，見是比丘尼即請言：「若汝所須酥、油、蜜、石蜜者，到我舍取。」比丘尼即受請。有一時施越比丘尼到估客舍，作是言：「我須酥。」即與酥。便言：「我不須酥，當與我油。」復與油。又言：「我須蜜。」復與蜜。又言：「我須石蜜。」復與石蜜。又言：「我不用石蜜，還與我酥。」估客言：「善女！汝欲覓我何等過？適與是，便言：『不須。』更與餘者，又言：『不須。』汝謂我獨施汝耶？多人待我，以汝故妨爾所人。」諸居士聞是事，呵責言：「諸比丘尼自言：『善好有功德。』乞是適與，便言：『不須。』如王夫人、大臣婦。」是中有比丘尼，少欲知足行頭陀，聞是事心不喜，種種因緣呵責言：「云何名比丘尼，乞是適與，便言：『我不須。』更索餘物？」種種因緣呵已，向佛廣說。佛以是事集二部僧，知而故問施越比丘尼：「汝實作是事不？」答言：「實作。世尊！」佛以種種因緣呵責言：「云何名比丘尼，乞是與是，便言：『不須。』更索餘物？」種種因緣呵已，語諸比丘：「以十利故與比丘尼結戒。從今是戒應如是說：若比丘尼乞是已更索餘者，尼薩耆波夜提。」

尼薩耆波夜提者，是物應捨，波夜提罪應悔過。

是中犯者，若比丘尼乞酥適與酥，便言：「不須酥，我須油、蜜、石蜜。」尼薩耆波夜提。若乞油與油，便言：「我不須油，與我蜜、石蜜、酥。」尼薩耆波夜提。若比丘尼，乞蜜與蜜，便言：「我不須蜜，與我石蜜、酥、油。」尼薩耆波夜提。若比丘尼，乞石蜜與石蜜，便言：「我不須石蜜，與我酥、油、蜜。」尼薩耆波夜提。所乞者未受，更取餘者，尼薩耆波夜提。(第二十五事竟)

佛在舍衛國。爾時諸比丘尼，乞財物欲作尼僧坊。諸居士問言：「汝用作何等？」答言：「作比丘尼僧坊。」有信婆羅門居士多與財物。是比丘尼得財物已值世飢儉，比丘尼作是思惟：「今時儉世宜自活命。若我活者，後當作比丘尼僧坊。」即於儉世食是物盡。飢儉世過豐樂時至，諸比丘尼復行乞物欲作僧坊。諸居士問言：「用作何等？」答言：「作比丘尼僧坊。」諸居士言：「我等先所施物，今何所在？」答言：「我先乞財物已值世飢儉，我等作是思惟：『如今飢儉宜自活命，我若活者，後當作僧坊。』我等飢儉時食此物盡。」諸居士呵責言：「諸比丘尼自言：『善好有功德。』為異事乞、作異事用，如王夫人、大臣婦。」是中有比丘尼，少欲知足行頭陀，聞是事心不喜，種種因緣呵責：「云何名比丘尼，異乞異用？」種種因緣呵已，向佛廣說。佛以是事集二部僧，知而故問是比丘尼：「汝實作是事不？」答言：「實作。世尊！」佛以種種因緣呵責言：「云何名比丘尼，異乞異用？」種種因緣呵已，語諸比丘：「以十利故與比丘尼結戒。從今是戒應如是說：若比丘尼為僧事乞作餘事用，尼薩耆波夜提。」

尼薩耆波夜提者，是物應捨，波夜提罪應悔過。

是中犯者，若比丘尼為僧事乞作餘事用，隨用隨得爾所尼薩耆波夜提。(第二十六事竟)

佛在舍衛國。爾時諸比丘尼，行乞財物欲自作房。諸居士問言：「用作何等？」答言：「欲自作房。」有婆羅門居士信者，多與財物。諸比丘尼得財物已值世飢儉，作是思惟：「今世飢儉宜自活命，若我活者，後當作房。」即於儉世食是物盡。飢儉世過豐樂時至，諸比丘尼復行欲乞自作房。諸居士問言：「欲作何等？」答言：「欲自作房舍。」居士言：「我先所與財物，今何所在？」答言：「我等先得財物，於飢儉世作是思惟：『如今儉世宜自活命。若我等活者，後當起房舍。』我等於飢儉時食此物盡。」諸居士呵責言：「諸比丘尼自言：『善好有功德。』自為是事乞、作餘事用，如王夫人、大臣婦。」

是中有比丘尼，少欲知足行頭陀，聞是事心不喜，種種因緣呵責言：「云何名比丘尼，異乞異用，如王夫人、大臣婦？」種種因緣呵已，向佛廣說。佛以是事集二部僧，知而故問是比丘尼：「汝實作是事不？」答言：「實作。世尊！」佛以種種因緣呵責言：「云何名比丘尼，異乞異用？」種種因緣呵已，語諸比丘：「以十利故與比丘尼結戒。從今是戒應如是說：若比丘尼自為是事乞作餘事用，尼薩耆波夜提。」

尼薩耆波夜提者，是物應捨，波夜提罪應悔過。

是中犯者，若比丘尼自為是事乞、作餘事用，尼薩耆波夜提。隨用時，隨得尼薩耆波夜提。(第二十七事竟)

◎

十誦尼律卷第四十三